

背
馍
情
结

于国良

我现在还有个习惯,每逢出远门,背包里除了装几本书外,还要背上几个馍。三十多年前的背馍上学情结至今还在,记忆犹新,五味杂陈。好多人回忆背馍上学的年代,总是忆苦思甜,放大苦难。但我却一直觉得,小时候能够背馍去上学,这是一生当中感觉最幸福的事情。

背馍是老家祖辈们的劳动工具,老家门前屋后都是山,干啥都离不开背馍。人们背的是生活,也是希望。能背着馍去上学,那种快乐真的是无法言说也难以忘怀的。

我的老家南沟口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,去最近的铁峪铺镇赶集,也要翻山越岭走四十多里路。我们那个村子叫石门村,又叫白庙子,学校是庙宇和戏楼改造的,雕梁画栋,神秘森严。其他东西被搬走了,刻有小楷的石碑被用来铺成台阶,一张宽木板就是课桌,板凳要从自己家里带。我小学的五六年级生活,就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记得那时学校每周上六天学,早上七点到校,下午三点多放学回家。我家离学校近,只有二里多路,早上吃饱饭可以坚持到放学,远路的学生就不行了,要背馍来上学。从早上坚持到下午,饥饿感还是时常有的。我就很羡慕那些离学校远的学生能背馍来上学。但近路的同学也有让远路同学羡慕的事,冬天的早晨可以到窑场铲一大盆炭火提到学校,烧红薯烤洋芋,上课时都能闻到香味。下课后,远路的同学给我们馍吃,我们给他们吃烧熟的红薯洋芋。最有意思的是,远路的一个同学三点放学了还没做完作业,被老师严肃地训斥:“学习不用功,就只晓得玩!”看着他的馍袋子,我们哈哈大笑,他也眼睛眯成一条缝,眯着眼睛。

真正背馍上学的日子是我到花瓶子中学上初中,学校离我家有二十多里地。我家弟兄四个,我是老三,父母说不读书识字哪能行,在供养我们兄弟读书的过程中,背馍上学就成了家里最隆重的事,也是我们兄弟小时候最喜悦的事。

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,一台石磨就安装在父亲新盖的房子里,磨玉米也磨麦子。大哥最早从县城里买回一台收音机,放在磨坊里,我们和父亲转圈儿推磨子,母亲忙着筛啊筛啊,一直到深夜。就是大哥买的那台收音机,让我们知道了山外边五彩缤纷的生活,手里推磨转着圈儿,满脑子都是悦耳的声音和神奇的世界。我们上学背的馍,玉米面的居多。母亲烙的玉米馍真的特别好吃,她用我们从山上掐的野小蒜、山韭菜搅拌,烙出来的馍面焦黄,香气四溢,嚼在口里,余味无穷。我们兄弟一个挨着一个要上学,每次都能够背馍去上学,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。至今想来,仍感动不已。

梦子沟岭是我们背馍上学途中歇脚的最大“驿站”,从油坊坪村来上学的学生也不少,每逢星期天下午,梦子沟岭黑压压一片,全是背馍上学的学生,“叽叽喳喳”热闹得很。有一次我不小心,装馍的口袋从岭上滚下去,我立即跑下去找,馍竟然没摔烂,大家都笑我背的是车轮子馍。油坊坪村有一个同学,我们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芝麻馍”,他父亲是医生,家境好,他每次背的都是麦面馍,上面撒有香气诱人的芝麻。这位同学没有因我们给他起绰号而疏远我们,反而和我们交换着馍吃,芝麻馍真好吃,他说玉米面馍也好吃。

但上学仅靠背馍还是不够的,学校早晚只做两顿饭,大都是玉米糝糊汤,有时改善伙食,中午还能吃上糝子面。晚自习后就吃背来的馍了,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背来的馍哪能够,西贝玉河滩就成了我们的露天炊事营地,三个石头支起一口锅,柴草满地都是,水就在河里舀,我们做的“饭”五花八门,大家交换着吃,看谁的厨艺好做得香。

我上高中是20世纪90年代,要走四十多里路到铁峪铺中学上学,老家人都叫疙瘩庙高中。那时,学校有食堂,一天三顿饭,伙食也不错,背馍的同学几乎没有了,背馍上学的我就有些另类。母亲怕我饿着,依然给我烙馍,让我背着上学。晚上饿了有母亲烙的馍吃,零花钱都省下了,我再把攒下的钱全买成了书。

商洛的山,高大又浑厚。背馍上学,让我积蓄了足够的能量,翻山越岭,走向更远的地方。三十多年来,老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修了路,有了车,再也不用背馍了。现在,我还常常想起背馍上学的日子,想起父母的艰辛,也一直喜欢吃母亲烙下的馍。街头巷尾,那蜂窝煤泥炉子打的烧饼肉夹馍是我的最爱,可惜的是,现在流行快餐文化,街上很少能找下那又脆又香的馍了。出门到外地,不背上几个家烙的馍,生活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

这几年回老家,每每看到快乐读书的孩子,我就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背馍上学的快乐情景。老家的乡亲自豪地告诉我,国家政策好,娃们上学再也不用背馍了,一日三餐,有面条有米饭,幸福得很!



春光醉人

倪涛

满地的情思,温暖了一地的冰冷。酣睡了一冬的林蛙,开始惊蛰苏醒,山林中又传出了它久违的交响,那是春天的奏鸣与歌唱。

春风,舞动着绿纱,轻抚万物,如袅袅的烟,如律动的水,逸散了弥留的寒气,搅活了一池潋滟秀波,清澈着疏离的山林和空旷的田野。不经意间,那些树上的枝条在风的舞动中摇出了绿意,那是由内而外的生命张力,它让僵硬的身躯重新恢复了弹性,让嫩嫩的叶芽吐出了新宠,让鸟儿飞回了它的怀抱,让大地和天空写满了春的诗行。

湿润的枯草败叶下面,是不可遏制的生命的萌动。草儿钻出了柔软的尖,紫玉簪伸出了绿色的细卷,婆婆丁、苦碟子、野苦菊,由点及片,将朦胧的绿意写

真放大,化作绿色的浓烈的诗句,铺陈了一地,浅墨于温存的视野中。

阳坡上的花儿开了。嫣红色的花朵缀满枝头,迎风摇曳,散发着诱人的芳香,兴安杜鹃用它暖暖的情意、饱满的热情,涂抹和渲染着春天。黄色的连翘、粉白的京桃和山梨花,在春风中轻摇香铃,在蓝天下彰显着美丽,裸露着满目的芳菲和香魂。

春雨来了。携着缠绵的爱意,裹着生命的希冀,轻盈地飘落在山间、田野,融入土地,汇入江河。大地变得湿润起来,细腻起来,鲜亮起来,充满了泥土和生命的气味。雨水润泽了万物,晕染开了春的色彩,流动成绿色和艳丽的生命。

春用细嫩的手巧,修剪着秀色。于是,草地把绒绒的地毯铺展开来,树冠把

团团绿意膨胀了起来,花儿把俏丽戴在茵茵的芳草头上。春,充盈着绚丽,变成了绝色倾城的嫁娘,变成了播种在人们心田,迅速成长并期待着收获的那份殷殷期望。

心被春色濡染,情被春意浸透,置身春天,谁又会被它缠绕和感动?咀嚼着春色,婉约着心情,淹没在绿的葱茏爱意之中,人便彻底放松了心情,没有了束缚,像融入于大自然中的一棵青松翠柏,夕阳也变得如胭脂一样火红。

把心制作成透明的酒杯,去接饮用春酿成的浓酒,去轻啜“红绿扶春上远林”的曼妙滋味,去细品那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畅快淋漓。

春,醉了山河,醉了田野,醉了天地,醉了人间,醉了我一颗纤尘不染的心。



喜欢春天,把美好的心情重新拾起;盼着春天,心儿越过远山,去嗅那久违的气息,找寻“红梅煮雪”春的足迹,感悟春光醉人的烂漫。

像漫过山岭的那项阳光,当第一缕春风吹至,便带给了大地无限的温馨。大地,折叠起冬的羽翼,裁剪着早春的新装。冷藏了一季的冰雪,将它洁白的身躯,化作涓涓溪流,带着舒心的欢笑,穿林而过,滚动流淌,滋润了



风雨石板路

张锦凯

夜深了,雨水滴落在石板路上,清脆、婉转。一场春雨喜雨过后,晨光下点点新绿也渐渐从那油光黑亮的青石板的缝隙里探了出来,让石板路在沧桑与厚重中显露出几分生机。一条石板路,长长岁月,悠悠如梦,静观沧海桑田,风雨春秋路依旧。

一条石板路,嵌在大山上,顺着山势,从山脚一直蜿蜒到山顶。没有人知道石板路始建于何朝何代,也没有人对它的存在有任何的好奇与异议。似乎,它本就应该在那里:山在那里,石板路也该在那里,年复一年地沉默着,任凭风雨雷电的洗礼,毫无怨言。即使这样沉默,也抵挡不住时光在它身上留下凹凸不平的伤痕,无数的磨难,无情的修炼只为那千年的坚守。

多少人走过这条山间石板路,却难以留下丝毫的印记,唯有石板路磨砺的年龄在岁月中熠熠生辉。遥想那时,刚刚铺就的石板路,每一处纹理都清晰可见,它像一条蟠龙盘踞在青山之上,成为这座山的守护者。走在石板路上,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喘气唏嘘,因为它的台阶太多、太陡,它太骄傲。慢慢地,不知过了多少年,路人越来越少,它也不再骄傲,自己被岁月摧残得千疮百孔,肤色泛青发黑,杂草肆意地越过边界线,侵蚀着它的领地。终于,石板路不得不遵循于自然规律,它被大山征服了,没有了人为加工修饰的痕迹,却拥有自然天成的品质。与大山融为一体,石板路成为绿水青山的一部分,因为它懂得随遇而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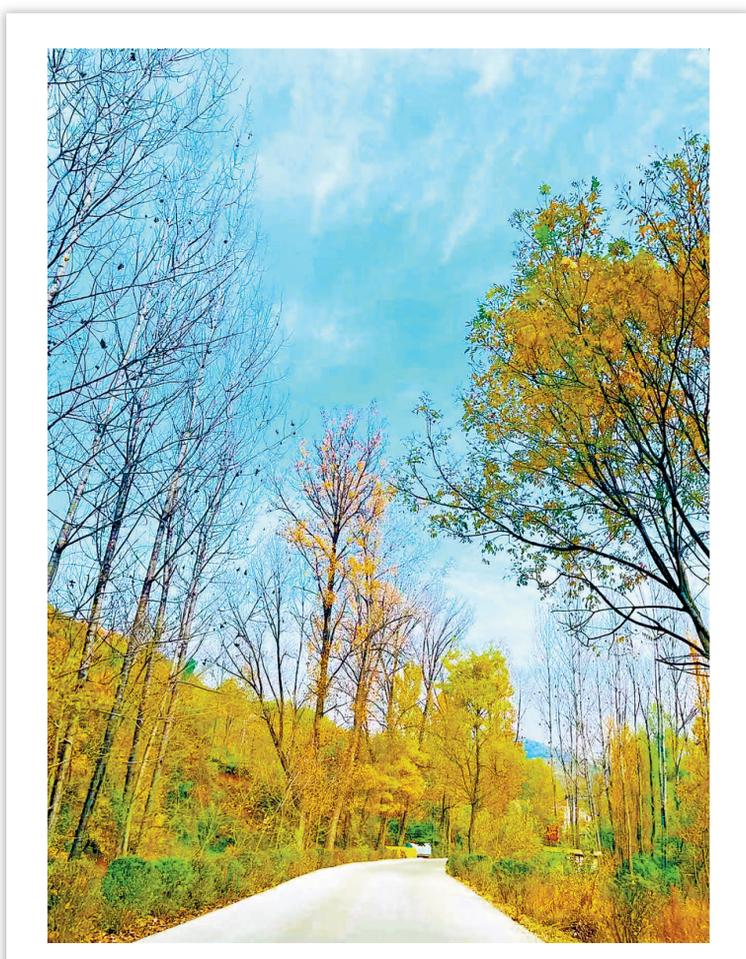
一条石板路,置身于古朴小镇或

繁华城市之中,在或热闹或安静里诉说着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在丽江喧嚣的四方街,在重庆的山城步道,在成都的宽窄巷子,在江南水乡的弄堂小巷,走在质朴的青石板路上,去感受光阴背后的故事,品味历史中的悲欢过往。也许,在每个人的旅途上都走过一条石板路,而石板路却成了承载游人脚步,传承历史文化的记忆。

白天游人如织,入夜万盏灯明,一条石板路,人间烟火气,听涓涓细流,望参天古树。然而,有时候人太多,太杂乱,压得它喘不过气。石板路总是在黎明被“唰唰”的扫地声吵醒,但这也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,独享这份难得的安静,聆听自己的声音,因为那些由东到西的脚步声,由远及近的吆喝声即将让石板路沸腾起来。附近的溪水缓缓地流淌,日日更新,生生不息;路边的古树又发新枝,也不知绿了多少回。而石板路却在缄默中日渐老去,偶尔翻修也是修旧如旧,在斑驳和苍老中演绎历史的悠长。或许,一条石板路所承载的春秋和故事,没有人去深究,人们爱的,只是岁月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。

石板路,几度风雨几度春秋,矢志不渝,千年守候。人们惊异于它身居深山,耐得住寂寞的坚韧;折服于它潜藏繁华闹市,也能保持最自然朴素的本真。浓浓石板情,风雨人生路,多走几次石板路,渐渐地你会发现,一种古韵穿透灵魂,自己也成了那一条让人肃然起敬的石板路,经历过风雨,才能砥砺前行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20期)

刊头摄影 李广华

挚友韩瑞

辛晓敏

我和韩瑞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末,深交于2003年。记得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周日,发小从省城归来约我去踏青,又约一个朋友带上相机。到朋友工作室推门进去,发小互相介绍,我说:“不用介绍了,这不是当年你离开商洛去外地当行长,请朋友吃饭时认识的韩老板吗?怎么现在当起画家来了?”他笑了笑,说:“啥都不是,平民一个。”我俩就这样开始了深交往,让我发小行长都有点嫉妒了。

韩瑞幼年聪颖好学上进,从小喜欢写字画画,拜王延年老师为师,高中毕业先独自闯荡社会,搞工程、做策划、画广告,

到上海美术学院深造。毕业后,被国企高薪聘请,20世纪80年代为一家酒厂做过广告设计,还专门做过专题片。

他专业基础扎实,爱好广泛,对绘画、书法、摄影等都有深层次的学习和研究,在这方面,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以写实手法用油画把老家房后的柿子树、洛南北塬上的雪景、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白桦林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经常在宾馆、饭店和好多办公场所看到他的绘画作品。一次我到一个个老总办公室,进门看见墙上挂着一幅他画的油画,那一望无际的海面上,一排排巨轮驶向远方,气势宏伟,十分震撼,看得我直发

呆;还有一次在另一个办公室,我又看到一幅巨幅胡杨林油画,落款是韩瑞。他虽然不走市场卖画,但他的油画,专业人士评价都很高。

由于他绘画专业水平高,曾被抽调到省广电集团做专业画家,所画作品全部被集团收藏。他的国画作品融入中西表现手法,追求画中有诗,诗中有画,更加诗情画意。他用大量的留白表现中国画,给人留下了无限遐想。他不断到大自然中学习,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是他实践的目标。他为了搜集素材,走过了祖国的大江南北,也跑过几个无人区拍摄了好多奇险美景。商洛的山山水水

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他不是一个追求名利的商业画家,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凭技艺作画的画家,是一个纯粹的艺术人。我多次建议他走商业渠道作画,他讲道,追求艺术一旦走市场,那你的艺术质量就不能提高,艺术的追求之路就断了!要不断否定自己,才能创新。他说到做到,一直在艺术领域学习、研究、探索着……

如今的他,已是花甲之年。在这里,我衷心地祝愿挚友韩瑞先生,在他的绘画、摄影、书法艺术生涯中充分发挥,再创辉煌。也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来,愿他的艺术之路走得更久更远!

我的植物好朋友

李知秦

我有一个植物好朋友,它就是我家养的可爱的仙人掌。我还给它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,叫“小仙”。

每天我都要去看看它,看它是不是偷偷地长大了。妈妈刚把它带回家时,它就像一个弹球那么大,呈浅绿色,小小的身体上长满了尖尖的刺,像一只蜷缩着身体的小刺猬。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它。我给妈妈说,以后让我来照顾它,妈妈答应了,并告诉了我养仙人掌的方法。

如今,它在我家已经住了三四年了,长高了也长胖了,有一个拳头那么大了,颜色深绿深绿的,刺也变长了,变胖了。凑近闻一下,还有一丝淡淡的青草香。但是,你不能摸它,你一摸,它就很不高兴似的,立马就用它那尖尖的、大的小的刺扎你。被它扎过的手很疼,疼过还有一点痒。所以,虽然它是它的好朋友,平常我也不敢碰它。

这学期,老师让我们制作植物记录卡,我就写了我的仙人掌。通过查阅资料,我知道了仙人掌的生命很顽强,可以在高温干旱的环境中生长,就连干旱的沙漠中它也能够生长;我还知道了仙人掌有消肿止痛、清热解毒的功效。

我要学习仙人掌的这种精神,做一个坚强的人,做一个有用的人。

